

卷之三

列傳第三十四

南史四十四

李

延壽

齊武帝諸子

文惠諸子

明帝諸子

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張淑妃生廬陵王子卿魚復侯子響周淑儀生安陸王子敬建安王子真阮淑媛生晉安王子懋衡陽王子峻王淑儀生隨郡王子隆蔡婕妤生西陽王子明樂容華生南海王子罕傅充華生巴陵王子倫謝昭儀生邵陵王子貞江淑儀生臨賀王子岳庾昭容生西陽王子文荀昭華生南康

王子琳顏婕妤生永陽王子珉宮人謝生湘東王子建何
充華生南郡王子夏第六第十二第十五第二十二皇子
早亡子珉繼衡陽元王後

文惠皇太子長懋字雲喬小字白澤武帝長子也武帝年
未弱冠而生太子姿容豐美為高帝所愛宋元徽末除秘
書郎不拜板輔國將軍遷晉熙王撫軍主簿事寧武帝遣
太子還都高帝方創霸業心存嫡嗣謂太子曰汝還吾事
辦矣處之府東齋令通文武賓客謂荀伯玉曰我出行日
城中軍悉受長懋節度我雖不行內外直防及諸門甲兵
悉令長懋時時履行轉秘書丞以與宣帝諱同不就歷中

書黃門侍郎昇明三年高帝將受禪以襄陽兵馬重鎮不
欲馳佗族出太子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北中郎將寧蠻校
尉建元元年封南郡王江左嫡皇孫封王始自此也先是
梁州刺史范栢年頗著威名沈攸之事起候望形勢事平
朝廷遣王玄邈代之玄邈已至栢年遲回魏興不肯下太
子慮其為變乃遣說之許啓為府長史及至襄陽因執誅
之二年徵為侍中中軍將軍置府鎮石頭穆妃薨成服日
一駕出臨喪朝議疑太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曰尋禮
訖服問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婦言國君為此三人為主
喪也今蠻輿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因事撫慰義不在弔

南郡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禮有變革權去杖
絰移立戶外足表情敬無煩止哭皇太子既一宮之主自
應以車駕幸宮依常奉候既當成服之日吉凶不相干宜
以衰憤行事望拜止哭率由舊章尊駕不以臨弔奉迎則
惟常體求之情禮如為可安又其年九月有閏小祥疑應
計閏儉又議以為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
譏故先儒暮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所以吳商
云舍閏以正暮允協情理沒閏之理固在言先並從之武
帝即位為皇太子初高帝好左氏春秋太子承旨諷誦以
為口實及正位東儲善立名尚解聲律工射飲酒至數斗

而未嘗舉丕從容有風儀音韻和辯引接朝士人人自以
為得意文武士多所招集會稽虞允濟陽范滎汝南周顒
陳郡袁廓並以學行才能應對左右而武人略陽垣歷生
襄陽蔡道貴拳勇秀出當時以比明羽張飛其餘安定梁
天惠平原劉孝慶河東王世興趙郡李居士襄陽黃嗣祖
魚文康絢之徒並為後來名將永明三年於崇正殿講孝
經少傅王儉令太子僕周顒撰為義疏五年冬太子臨國
學親臨策試諸生於坐問少傅王儉曲禮云無不敬義儉
及竟陵王子良等各有酬荅太子又以此義問諸學生謝
幾卿等一十人並以筆對太子問王儉周易乾卦本施天

位而說卦云帝出乎震震來非天義豈當相王儉曰乾健震動天以運為德故言帝出乎震儉又詔太子孝經仲尼居曾子侍義臨川王暎諮孝為德本義太子並應機酬荅甚有條貫明年上將訊丹楊所領囚為南北二百里內獄詔太子於玄圃園宣猷堂錄三署囚原宥各有差上晚年好游宴尚書曹事亦分送太子省視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人而性頗奢麗宮內殿堂皆雕飾精綺過於上宮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塹等其中起出立山池閣樓觀塔宇窮奇極麗費以千萬多聚異石妙極山水慮上宮中望見乃旁列脩竹外施高鄣造游觀數

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部蔽須臾成立若應毀撤應手遷徙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為裘光采金翠過於雉頭遠矣以晉明帝為太子時立西池乃啓武帝引前例求於東田起小苑上許之永明中二宮兵力全實太子使宮中將吏更畚築役營城包巷制度之盛觀者傾都上性雖嚴太子所為無敢啓者後上幸豫章王宅還過太子東田見其彌亘華遠壯麗極目於是大怒收監作主帥太子懼皆藏之由是見責太子素疾體又過壯常在宮內簡於遨遊玩弄羽儀多所僭擬雖咫尺宮禁而上終不知又使徐文景造輦及乘輿御物虎背雲罕之屬上嘗幸東宮忽忽不暇藏輦

文景乃以佛像內轆中故上不疑文景父陶仁時為給事中謂文景曰終當滅門政當掃墓待喪耳仍移家避之其後文景竟賜死陶仁遂不哭時人以為有古人風十年豫章王薨薨太子見上友于既至造碑文奏之未及鵠勒十一年春正月太子有疾上自臨視有憂色疾篤上表告辭薨于東宮崇明殿時年三十六太子年始過立久在儲宮得參政事內外百姓私咸謂旦暮繼體及薨朝野驚惋焉上幸東宮上臨哭盡哀詔歛以衾冕之服謚曰文惠葬崇安陵有司奏御服暮朝臣齊衰三月南郡國臣齊衰暮臨汝曲江國臣並不服六宮不從服武帝履行東宮見太子

服玩過制大怒敕有司隨事毀除以東田殿堂處為崇虛館鬱林立追尊為文帝廟稱世宗初太子惡明帝密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色中殊不悅此人當由其福德薄所致子良便苦救解後明帝立果大相誅害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三子也幼聰敏武帝為贛縣時與裴后不諧遣人船送后還都已登路子良時年小在庭前不悅帝謂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孃今何處何用讀書帝異之即召后還縣仕宋為邵陵王友時宋道衰謝諸王微弱故不廢此官昇明三年為會稽太守都督五郡封聞喜公宋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後徵求急速以

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役繁擾高帝踐祚子良陳之請息其弊子良敦義愛古郡人未百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蠲一人給其薪蘇郡山下有虞翻舊林罷任還乃致以歸後於西邸起古齋多取古器服以充之夏禹廟盛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之菲食旌約服玩果粽足以致誠使歲獻扇簞而已時有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歎曰昔高又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平建元二年移妃薨去宮為丹楊尹開私倉振屬縣貧人先是太妃以七月薨子良以八月奉凶問及小祥疑南郡王應相待回書左僕射王儉議以為

禮有倫序義無徒設如令遠則相待近必相須禮例既乖即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雜則遠還之子自應開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一家之人再替而毀庶子在家亦不待嫡而況儲妃正體正室中軍長奠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謂應不相待中軍總編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至聞喜除昆弟亦宜相就寫情不對客從之武帝即位封竟陵郡王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永明二年為護軍將軍兼司徒四年進號車騎將軍子良少有清向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游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為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

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誨錄是時上新視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啓請原除逋租又陳寬刑息役輕賦省徭并陳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輸郭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求謂無地捶革相驅尋完者爲用既不兼兩回復遷貿易非委積徒令小人每嬰困苦且錢布相半爲制永又或聞長卒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姦利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劍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爲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唱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武帝好射雉子良啓諫先是在衛殿中將軍邯鄲超上

書諫射雉武帝爲止久之超竟被誅永明末上將復射雉子良復諫前後所陳上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又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爲失宰相體勸人爲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八年給三望車九年都下大水吳興偏劇子良開倉振救貧病不能立者於第北立解收養給衣及藥十年領尚書令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尋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文惠太子薨武帝檢行東宮見太子服御羽儀多過制度上大怒以子良與太子善不啓聞頗加嫌責武帝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

南史列傳卷四
七
鑿藥子良啓進沙門於殿戶前誦經武帝為感夢見優曇鉢花子良案佛經宣旨使御府以銅為花插御牀四角日夜在殿內太孫間日入參武帝暴漸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物議疑立子良俄頃而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遺詔使子良輔政明帝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時務乃推明帝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所志也太孫少養於子良妃袁氏甚著慈愛旣懼前不得立自此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二百人仗戟太極西階之下成服後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進位太傅增班劔為三十人本官

如故解侍中隆昌元年加殊禮劔履上殿八朝不趨贊拜不名進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淮中魚無筭皆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薨年三十五帝常慮子良異志及薨甚悅詔給東園温明秘器斂以衮冕之服東府施喪位大鴻臚持節監護太官朝夕送祭又詔追崇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綬綬備九服錫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輜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劔百人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初豫章主疑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夾石子良臨送望祖劔山悲感歎曰北

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茲地及薨遽葬焉所著
內外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是勸戒子良既亡故人皆
來奔赴陸惠曉於郾門逢袁彖問之曰近者云云定復何
謂王融見殺而魏準破膽道路籍籍又云竟陵不求天年
有之乎答曰齊氏微弱已數年矣爪牙柱石之臣都盡命
之所餘政風流名士耳若不立長君無以鎮安四海王融
雖為身計實安社稷恨其不能斷事以至於此道路之談
自為虛說耳蒼生方塗炭矣政當瀝耳聽之建武中故吏
范雲上表為子良立碑事不行子昭胄嗣

昭胄字景胤汎涉書史有父風位太常以封境邊魏永元

元年改封巴陵王先是王敬則事起南康侯子恪在吳郡
明帝慮有同異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及江陵公寶
覽住中書省高武諸孫住西省救人各兩左右自隨過此
依軍法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並將加害賴子恪至乃免
自建武以來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至是尤甚及
陳顯達起事王侯復入宮昭胄懲往時之懼與弟永新侯
昭穎逃奔江西變形為道人崔慧景舉兵昭胄兄弟出投
之慧景敗昭胄兄弟之出投臺軍主胡松各以王侯還第
不自安謀為身計子白以諷防閤桑偃為梅蟲兒軍副結前
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胄昭胄許事剋用寅為尚書左僕

射護軍以寅有部曲八事皆委之時胡松領軍在新亭寅遣人說之松許諾又取欣泰嘗為雍州亦有部曲昭曹又遣房天寶以謀告之以奉聞命響應蕭寅左右華永達知其謀以告御刀朱光也光尚挾左道以惑東昏因謂東昏曰昨見蔣王云巴陵一在外結黨欲反須官出行仍從萬春門入事不可量時東昏日游走聞此說大懼不復出四十餘日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曹以為不可偃同黨王士沙慮事以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收吏於麝膝中得其事迹昭曹兄弟與同黨皆伏誅梁受以降封昭曹子同為監利侯同弟賁

字文奐形不滿六人神

識耿介幼好學有文才能書善畫

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山而已好著述嘗著西京軍得一府歡心及亂王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窺如體目朝廷非關序賊追戮賁尸乃著懷舊傳

廬氈帳迺曰聖製此句非為過似王聞之大怒收付獄遂以餓終又以謗之極言誣毀

廬陵王子卿字雲長武公武帝即位為

史加都督子卿諸子中無德又與魚復侯子響同生故無能徙都督荊州刺史始興王為益

州子卿解督子卿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作瑇瑁乘具
詔責之令速送都又作鉞鎧金薄裏箭脚亦便速壞去凡
諸服章自今不啓專輒行者當得痛杖又曰汝比令讀學
今年轉成長學既勿得其如風過耳使吾失氣永明十年
為都督南豫州刺史之鎭道中戲部伍為水軍上聞大怒
殺其典籤遣宜都王銓代之子卿還第至崩不與相見隆
昌元年為衛將軍開府儀四三司置兵佐鄴陽王鏘見害以
子卿代為司徒所居屋梁柱際血出溜于地旬日而見殺
魚復侯子響字雲音武帝第四子也豫章王疑無子養子
響後疑有子表留為嫡武帝即位為南彭城臨淮二郡太

守子響勇力絕人開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馳

樹下身無虧傷既出繼車服異諸王每入朝輒忿拳車

壁武帝知之令車服與皇子同永明六年有司奏子響宜

還本乃封巴東郡王七年為都督荊州刺史直閣將軍董

蠻粗有氣力子響要與同行蠻曰殿下癩如雷敢相隨邪

子響笑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癩上聞而不悅曰人名蠻

復何容得蘊藉乃改名為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

仲舒荅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

言之勝昔遠矣上稱善子響少好武帶仗左右六十人皆

有膽幹數在內齋殺牛置酒與之聚樂令私作錦袍絳襖

欲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連名密啓上救精檢寅等
懼欲祕之子響聞臺使不見救也 又司馬廣 穆
議參心 念般曇燦中兵參軍周彥典籤吳脩之王賢宗
魏景河等俱入於琴臺下併斬之上聞之怒遣 尉胡諧
之游擊水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領羽林三千人被捕
羣小救子響若來首自歸可全其性命請之等至江津乘
城燕尾洲子響白服登城頻遣信與相聞曰天下豈有兒
反身不作賊直是癡疎令便軍舸還闕何築城見捉邪丑
略獨荅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語子響聞之唯灑泣又送牛
數十頭酒二百石果饌三十與略乘之江流子響磨力之

士王衡天不勝忿乃率黨唐
艇奔逸上又遣丹楊尹蕭
衣左右三十人乘舴舺中
素忌子響密遣不許還令
申明順之不許於射堂縊
氏子響 啓數紙藏妃
還闕不 此苦之深唯願
父有害子之名及順之還
響作齋 自行香對諸朝
右莫不掩涕他日出景陽
洲攻壘斬略而諧之法亮單
之領兵繼之子響即日將白
下都初順之將發文惠太子
為之所子響及見順之欲自
有司奏絕子響屬籍賜為甥
士氏裙冑中具自申明云輕舫
恣憐無使竹帛齊有反父之子
上心甚怪恨百日於華林為子
上嗚嗚及見順之嗚咽移時左
上見一獲透擲悲鳴問後堂丞

此後何意荅曰後子前日臨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爾
上因憶子響歎欵良父不公曰勝順之慙懼感病遂以憂卒
於是豫章王疑上表曰故
人甥子響識懷靡樹見淪不
逞肆憤一朝取陷凶德身
膏草野未云塞囂但歸罪司戮
迷而知返撫事惟往載傷
心目伏願一下天矜使得旋空
餘麓豈伊窮骸被德實且
天下歸仁上不許貶為魚復侯
安陸王子敬字雲端武帝
弟五子也初封應城縣公先是
子敬所生早亡帝命貴妃
氏母養之而子及婦服制禮
無明文永明中尚書令王
慈姑宜制葦年服從之十
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丹揚

尹十一年加車騎將軍隆

昌元年遷都督南兖州刺史延

興元年加侍中明帝除諸

王遣中護軍王玄征九江

王廣之襲殺子敬初子敬

武帝所留心不豫有意立

子敬為太子代太孫子敬

太孫俱入參畢同出武帝曰

送子敬良久曰阿五鈍由

代換之意乃息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武帝

七子也諸子中最為清恬有

意思廉讓好學年七歲時

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

有獻蓮華供佛者眾僧以

鬘盛水漬其莖欲華不萎子

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

以此和勝願諸佛令華竟齋不

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

中稍有根鬚當世稱其孝

永明五年為南兖州刺史監

一州軍事六年徙監湘州刺

史八年撰春秋例苑三十卷

久之武帝敕付祕閣十一年

為都督雍州刺史給鼓吹一

如豫章王喪服未畢上以邊

州須威望許得奏之啓求所

如書武帝曰知汝常以書讀

在心足為深欣賜以杜預手

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隆昌

元年為征南大將軍江州刺

史敕留西楚部曲助鎮襄陽

單將白直俠轂自隨陳顯

時屯襄陽入別子懋謂之曰

朝廷命身單身而反身是天

王豈可過爾輕率今欲將二

三千人自隨公意何如顯

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便是大

違敕旨顯遂因辭出便發

子懋計未立還鎮尋陽延興

元年加侍中聞都陽隨

一王見殺欲起兵赴難與參軍

周英防閤陸超之議傳

加郢入討君側事成則宗廟獲

安不成猶為義鬼防閤

一王伯慧攘袂曰此州雖小孝武亦

嘗用之今以勤王之師

橫長江指北闕以請靈林之過誰

能對之於是部分兵將

入江在都遣書欲密迎

上阮報同產之瑤之

為瑤之馳告明帝於是纂嚴遣

中護軍王玄邈平西將

主廣之南北討使軍王裴叔業

與瑤之先襲尋陽聲

命郢府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

守益城叔業泝流

襲益城子懋先已具船於稽亭渚

聞叔業得益城乃

自衛子懋部曲多雍土人皆勇躍

願奮叔業畏之遣一

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政

當作散官不失富貴

也子懋既不出兵攻叔業眾情稍沮

中兵參軍于琳之孫

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子懋使琳

之往琳之因說叔業

請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

百人隨琳之入城僚

皆奔散唯周英及外兵參軍王皎

更移入城內子懋聞

之歎曰不意吾府有義士二人琳之

從二百人仗自入齋

子懋笑謂之曰不意渭陽翻成梟鏡

琳之以袖障面使人

言之故人懼罪無敢至者唯英皎僧

慧號哭盡哀為喪殯

重僧慧丹楊姑熟人出自寒微而煉

慨有節義好讀書其

駭果能反一以止驚五斛弓當世貞

有能者玄邈知其豫子懋之謀執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

僕實豫議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之難僕得為主人死不

恨矣願至主人大斂畢退就湯鑊雖死猶生玄邈義而許

之還具白明帝乃配東冶言及九江時事輒悲不自勝子

懋子昭基九歲以刀二寸綃為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

以金假人崎嶇得至僧慧觀書對錢曰此即君書也悲慟

而卒陟超之吳人以清靜雅為子懋所知子懋既敗于琳

之勸其逃亡荅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

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玄邈等以其義欲囚將還都

而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生姓周者謂殺超之當得賞

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嘉其節厚為殯斂周又助舉棺未出戶棺墜政壓其頭折即死聞之者莫不以為有天道焉

隨郡王子隆字雲興武帝第八子也性和美有文才娶尚書令王儉女為妃武帝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東阿也永明八年為都督荊州刺史隆昌元年為侍中撫軍將軍領兵置佐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故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使徐嗣伯合蘆茹丸以服自銷損猶無益明帝輔政謀害諸王武帝諸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見憚故與鄱陽王儼同心先見殺文集行於世

建安王子真字雲仙武帝第九子也永明七年累遷鄖州刺史加都督隆昌元年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延興元年明帝遣裴叔業不就典籤柯令孫殺之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為奴贖死不從見害年十九

西陽王子明字雲光武帝第十子也永明元年封武昌王三年失國璽封西陽十年為會稽太守督五郡軍事子明風姿明淨士女觀者咸嗟嘆之建武元年為撫軍將軍領兵置佐二年誅蕭湛子明及弟子罕子真同謀見害年十七

南海王子罕字雲華武帝第十一子也頗有學母樂容華

有寵故武帝留心毋嘗寢疾子罕晝夜祈禱于時以竹為燈續照夜此緒宿昔枝葉大茂母病亦愈咸以為孝感所致主簿劉駿乃待讀賀子奮為之賦頌當時以為美談建武元年位護軍將軍二年見殺年十七

巴陵王子倫字雲宗武帝第十三子也永明十年為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鬱林即位以南彭城祿力優厚奪子倫與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更以南蘭陵代之延興元年明帝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時鎮琅邪城有守兵子倫英果明帝恐不即罪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即可辨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既

而伯茂手自執鳩逼之左右莫敢動者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昔高皇帝殘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舉酒謂亮曰君是身家獲火今銜此命當由事不獲已此酒差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先是高帝武帝為諸王置典籤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每至覲接輒留心顧問刺史行事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恒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部權重蕃君武陵王暉為江州性烈直不可忤典籤趙渥之曰今出郡易刺史及見武帝相証暉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而止還泣謂

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秀後輒取子屣織
飲器等供其兒昏武帝知之鞭二百繫尚方然而擅命不
改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厨人谷典籤不在不敢與西陽
王子明欲送書參侍讀鮑僎病典籤吳脩之不許曰應詔
行事乃止言行舉動不得自專徵衣求食必須諮訪求明
中巴東王子響殺行事劉寅等武帝聞之謂羣臣曰子響
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武帝問其
故荅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諮籤
帥不在則竟曰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竟陵
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請籤帥參軍范雲荅曰詣
長史以下皆無益請籤帥使便有倍本之價不詣謂何子

良有愧色及明帝誅異己者諸王見害悉典籤所殺竟無
一人相抗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而復
害之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

邵陵王子貞字雲松武帝第十四子也建武二年見誅年
十五

臨賀王子岳字雲嶠武帝第十六子也明帝誅武帝諸子
唯子岳及弟六人在後時呼為七王朔望入朝上還後宮
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永
泰元年上疾甚絕而復蘇於是誅子岳等延興建武中凡

三誅諸王每一行事明帝輒先燒香 咽涕泣衆以此輒知其夜當殺戮也子岳死時年十四

西陽王子文字雲儒武帝第十七子也永明七年封蜀郡王建武中改封西陽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衡陽王子峻字雲嵩武帝第十八子也永明七年封廣漢郡王建武中改封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南康王子琳字雲璋武帝第十九子也母荀昭華盛寵後宮才人位登采女者依例舊賜玉鳳凰荀時始為采女得玉鳳凰投地曰我不能例受此武帝乃拜為昭華子琳以母寵故最見愛太尉王儉因請昏武帝悅而許之羣臣奉

寶物名好畫直數百金武帝為之報答亦如此及應封而好郡已盡乃以宣城封之既而以宣城屬揚州不欲為王國改封南康公褚纂為巴東公以南康為王國封子琳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湘東王子建字雲立武帝第二十一子也母謝無寵武帝度為尼明帝即位使還母子建永泰元年見殺年十三南郡王子夏字雲廣武帝第二十二子也上春秋高子夏最幼寵愛過諸子初武帝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及明帝初其夢方驗永泰元年子夏誅年七歲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生廢帝鬱林王昭業宮人許氏生



原件短缺

廢帝海陵恭王昭文陳氏生巴陵王昭秀褚氏生桂陽王昭粲

巴陵王昭秀字懷尚太子第三子也鬱林即生封臨海郡王隆昌元年為都督荊州刺史延興元年徵為車騎將軍明帝建武二年改封巴陵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六桂陽王昭粲太子第四子也鬱林立封永嘉郡王延興元年出為荊州刺史加都督建武三年改封桂陽王四年為太常永泰元年見殺年八歲

明帝十一日敬皇后生廢帝東昏侯寶卷江夏王寶玄鄴陽王寶寅和帝毅貴嬪生巴陵隱王寶義晉熙王寶嵩袁

外遣人謂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廬陵王寶源字智泉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年封和帝即位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興二年薨

鄱陽王寶寅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王東昏即位為都督郢州刺史永元三年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石頭其秋雍州刺史張欣泰等謀起事於新亭殺臺內諸主帥難作之日并前南譙太守王靈秀奔往石頭帥城內將吏去車脚載寶寅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後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閉閉城上人射之眾棄寶寅走寶寅逃亡三日戎服詣草市尉尉馳以啓帝帝迎

廢帝海陵恭王昭文陳氏生巴陵王昭秀褚氏生桂陽王昭粲

巴陵王昭秀字懷尚太子第三子也鬱林即生封臨海郡

王隆昌元年為都督荊州刺史延興元年徵為車騎將軍

明帝建武二年改封巴陵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六

桂陽王昭粲太子第四子也鬱林立封永嘉郡王延興元

年出為荊州刺史加都督建武三年改封桂陽王四年為

太常永泰元年見殺年八歲

明帝十一月敬皇后生廢帝東昏侯寶卷江夏王寶玄鄒

陽王寶寅和帝殺貴嬪生巴陵隱王寶義晉熙王寶嵩表

外遣人謂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廬陵王寶源字智泉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年封和帝即

位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興二年薨

鄒陽王寶寅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王

東昏即位為都督郢州刺史

車騎將軍開府等謀起事於新

亭殺臺內諸主帥難作之日并前南譙太守王靈秀奔往

石頭帥城內將吏去車脚載寶寅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

空手隨後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閉閉城上人射之眾棄

寶寅走寶寅逃亡三日戎服詣草市尉尉馳以啓帝帝迎

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制不自由帝笑乃復爵位宣德太
后臨朝改封寶寅鄱陽王中興二年謀反奔魏

邵陵王寶脩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建武元年封南平郡
王二年改封中興二年謀反宣德太后令賜死

晉熙王寶高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中興元年和帝以為
中書令二年誅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七子也中興二年誅

論曰守器之重邦家所馮觀文惠之在東儲固已有虧令
德向令負荷斯集猶當及於禍敗況先期夙隕愆失已彰
而武帝不以擇賢傳之昏孽推此而論有冥數矣子良物

望所集失在儒雅當斷不斷以及于災非止自致喪亡乃
至宗祀覆滅哀哉夫帝王子弟生長尊貴情偽之事不經
耳目雖卓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為識所陋猶多齊氏諸
王並幼踐方岳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為主
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游居動應聞啟端拱守祿遵
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執其權典籤掣其肘處
地雖重行止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倉卒一朝事難揔
集望其擇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溫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
存斯宋氏之餘風及在齊而彌弊寶玄親兼一體欣受家
殃曾不知執柯所指跼躄相從而敗以此而圖萬事未知

其髻鬚也

列傳第三十四

南史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五

南史四十五

王敬則

張敬兒

李

延壽

陳顯達

崔慧景

王敬則臨淮射陽人也僑居晉陵南沙縣母為女巫常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為人吹角可矣敬則年長而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師子性倜儻不羈好刀劍嘗與既陽縣吏鬪謂曰我若得既陽縣當鞭汝小吏皆更唾其面曰汝得既陽縣我亦得司徒公矣屠狗商販徧於二吳使於高麗與其國女

子私通因不肯還被收錄然後反善拍張補刀戟左右宋
前廢帝使敬則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無不中仍撫
髀拍張甚為便捷補俠轂隊主領細鎧左右與壽寂之殺
前廢帝及明帝即位以為直閣將軍封重安縣子敬則少
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脫其處皆流
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敬則聞之喜
故出都自効後補既陽令昔日鬪吏亡叛勒令出遇之甚
厚曰我已得既陽縣汝何時得司徒公邪初至既陽縣陸
主山下宗侶十餘船同發敬則船獨不進乃令弟入水推
之見烏漆棺敬則呪云若是吉船速進吾當富貴當改葬

爾船須更入縣收此棺葬之時軍荒後縣有一部劫逃入
山中為人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使出首當相申論郭下
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為擔必不相負劫帥既
出敬則於廟中設酒會於坐收縛曰吾啓神若負擔還神
十牛今不得違擔即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劫百姓悅之元
徽二年隨齊高帝拒桂陽賊於新亭敬則與羽林監陳顯
達寧朔將軍高道慶乘舸迎戰大破賊水軍事寧帶南太
山守右俠轂主轉越騎校尉安成王車騎參軍蒼梧王狂
虐左右不自安敬則以高帝有威名歸誠奉事每下直輒
往領軍府夜著青衣扶匐道路為高帝聽察高帝令敬則

於殿內伺機及楊玉夫將首投敬則敬則馳謁高帝乃戎服入宮至末明門門郎疑非蒼梧還敬則慮人覘見以刀環塞空孔呼開門甚急衛尉丞顏靈寶窺見高帝乘馬在外竊謂親人今若不開內領軍天下會是亂爾門開敬則隨帝入殿昇明元年遷輔國將軍領臨淮太守知殿內宿衛兵事沈攸之事起進敬則冠軍將軍高帝入守朝堂表爨起兵召領軍劉韞直閣將軍卜伯興等於宮內相應戒嚴將發敬則開閤掩襲皆殺之殿內竊發盡平敬則之力也政事無大小帝並以委之敬則不識書上下名然甚善決斷齊臺建為中軍高帝將受禪材官薦易太極殿柱

順帝欲避土不肯出宮遜位明日當臨軒順帝又逃宮內敬則將輿入迎帝啓譬令出引令升車順帝不肯即上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荅曰出居別宮爾官先取司馬家亦復如此順帝泣而彈指唯願後身生生世世不復天王作因緣宮內盡哭聲徹於外順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齊建元元年出為都督南兗州刺史封尋陽郡公加敬則妻懷氏爵為尋陽國夫人二年魏軍攻淮泗敬則恐委鎮還都百姓皆驚散奔走上以其功臣不問以為都官尚書遷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遺郡無

劫盜又錄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偷舉獲偷自代諸偷恐為所識皆逃走境內以清仍入烏程從市過見屠肉斫歎曰吳興昔無此斫是我少時在此所作也召故人飲酒說平生不以屑也遷護軍以家為府三年以改葬去職詔贈敬則母尋陽國太夫人改授侍中撫軍高帝遺詔敬則以本官領丹楊尹尋遷會稽太守加都督永明二年給鼓吹一部會土邊帶湖海人丁無士庶皆保塘役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評歛為錢送臺庫以為便宜上許之三年進號征東將軍宋廣州刺史王翼之子妾路氏酷暴殺婢媵翼之子法朗告之敬則付山

陰獄殺之路氏家訴為有司所奏山陰令劉岱坐棄市刑敬則入朝上謂敬則曰人命至重是誰下意殺之都不啓聞敬則曰是臣愚意臣知何物科法見背後有節便言應得殺人劉岱亦引罪上乃赦之敬則免官以公領郡後與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時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人以告敬則敬則欣然曰我南沙縣吏徼倖得細鎰左右逮風雲以至於此遂與王衛軍同日拜三公王敬則復何恨了無恨色朝士以此多之十一年授司空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初為散輩使魏於北館種楊柳後負外

郎虞長曜北使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柳樹今若大小長曜
曰虜中以為明宗武帝令群臣賦詩敬則曰臣幾落此奴
度上問之敬則對曰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爾那
得今日敬則雖不大識書而性甚警黠臨郡令省事讀辭
下教制決皆不失理明帝輔政密有廢立意隆昌元年出
敬則為會稽太守加都督海陵王立進位太尉明帝即位
為大司馬臺使拜授日雨大洪注敬則文武皆失色一客
旁曰公由來如此昔拜丹楊尹吳興時亦然敬則大悅曰
我宿命應得雨乃引羽儀備朝服導引出聽事拜受意猶
不自得吐舌久之帝既多殺害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懷

懼帝雖外厚其禮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
聞其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安後遣蕭坦之將齋仗五
百人行晉陵敬則諸子在都憂怖無計上知之問計於梁
武帝武帝曰敬則豎夫易為感唯應錫以子女玉帛厚其
使人如斯而已上納之吳人張思祖敬則謀主也為府司馬
頻銜使上偽傾意待之以為游擊將軍遣敬則世子仲雄
入東仲雄善彈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王衣庫上敕五
日一給仲雄仲雄在御前鼓琴作懊悽曲歌曰常歎負情
儂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帝愈猜愧
末泰元年帝疾屢經危殆以張瓌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

置兵佐密防敬則內外傳言當有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
今有誰祇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矍金
矍謂鳩酒 謂子怖懼第五子幼隆遣正貢將軍徐嶽以
情告徐州行事謝眺為計若同者當往報敬則眺執嶽馳
啓之敬則城局參軍徐庶家在京口其子密以報庶庶以
告敬則五官王公林公林敬則族子也常所委信公林勸
敬則急送啓賜兒死毘舟星夜還都敬則曰若爾諸郎要
應有信且忍一夕其夜呼僚佐文武携蒲賭錢謂衆曰卿
諸人欲令我作何計莫敢先荅防閣丁興懷曰官祇應作
爾敬則不聲明旦召山陰令主詢臺傅御史鍾離祖願敬

則橫刀跂坐問詢等發丁可得幾人庫見有幾錢物詢祖
願對並乖旨敬則怒將出斬之王公林又諫敬則曰官詎
不更思敬則唾其面曰小子我作事何関汝小子乃起兵
招集配衣二三日便發欲劫前中書令何胤還為尚書令
長史王弄璋司馬張思祖止之曰何令高蹈必不從不從
便應殺之舉大事先殺朝賢事必不濟平實甲萬人過
浙江謂曰應須作檄思祖曰公今自還朝何用作此乃止
朝廷遣輔國將軍前軍司馬左典盛直閣將軍馬軍主胡
松三千餘人築壘於曲阿長岡尚書左僕射沈文秀為持
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擔簦荷

鋪隨逐之十餘萬眾至武進陵口慟哭乘肩輿而前遇與
盛山陽二柴盡力攻之官軍不敵欲返而圍不開各死戰
胡松領馬軍突其後白丁無器械皆驚散敬則大叫索馬
再上不得上與盛軍容表文曠斬之傳首是時上疾已篤
敬則倉卒東起朝廷震懼東昏侯在東宮議欲叛使入上
屋望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有告敬則者敬
則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汝父子唯應急走耳蓋譏
檀道濟避魏事也敬則之來聲勢甚盛凡十日而敗時年
六十四朝廷溱其首藏在庫至梁大監元年其故吏長
侯實表請收葬許之

陳顯達南彭城彭城人也仕宋以軍功封彭澤縣子位羽
林監濮陽太守隸齊高帝討桂陽於新亭壘劉劭大
敗賊進杜姥宅及休範死顯達出杜姥宅大戰於宣
陽門大破賊矢中左目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姬善藝
釘釘柱姬禹步作氣釘即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也
封彭城侯再遷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沈攸之
起顯達遣軍援臺長史到遁司馬諸葛導勸顯達保
眾密通彼此顯達於坐手斬之遣表疏歸心齊高帝
位拜護軍將軍後御膳不宰牲顯達上熊蒸一盤十即
充飯後拜都督益州刺史武帝即位進號鎮西將

山險多不賓服大度村獠前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
租賧獠帥曰两眼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顯達分部
將吏聲將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自此
震服永明二年徵為侍中護軍將軍顯達累任在外經萬
帝之憂及見武帝流涕悲咽上亦泣心甚嘉之八年為征
南大將軍江州刺史顯達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
遷官常有愧懼之色子十餘人誠之曰我本意不及此汝
等勿以言貴陵人家既豪富子弟與王敬則諸兒並精事
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了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
江瞿曇白冒卑而皆集陳舍顯達知此不悅及子休尚為

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凡在後者無有不效聖尾端
拂是王謝家許汝不須捉此自遂即取於前燒除之
退如此豫廢鬱林之勳延興元年為司空進爵為公
即位進太尉封鄱陽郡公加兵二百人給油絡車
尉判鄱陽郡公為三公事而職典連率人以為格
上欲悉除高武諸孫上微言問顯達答曰此等豈
上乃止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退車乘朽敗
鹵簿皆用羸小侍宴酒後啓上借枕帝令與之顯達
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就階上
色曰公醉矣以年老告退不許永泰元年乃遣顯達北

永元元年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聚軍四萬圍南鄉
馬園城去襄陽三百里攻之四十日魏軍食盡敢死入
及樹皮外圍急魏軍突走顯達入據其城遣軍主來
進取南鄉縣魏孝文帝自領千餘騎奄至軍前其
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出均水口臺下道
退死者三萬餘人顯達素有寔名著於外境至是
馬園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又表解職並不許以江
州刺史鎮益城初王敬則事起始安王心北啓明帝慮顯
達為變欲追軍還事平乃寢顯達亦懷危怖及東昏立彌
不樂還都得此授甚喜尋加領征南大將軍給三望車顯

達聞部下大相殺戮徐孝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襲江州
顯達懼禍十一月十五日舉兵欲直襲建鄴以掩不備又
遙指郢州刺史建安王寶寅為主朝廷遣後軍將軍胡松
等據梁山顯達率衆數千人發尋陽與松戰於採石大破
之都下震恐十二月潛軍度取石頭北上襲城宮掖大駭
閉門守備顯達馬稍從步軍數百人於西州前與臺軍戰
再合大勝稍折手猶殺十餘人官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
走至西州後烏榜村騎官趙潭注稍刺落馬斬之籬側血
涌洧籬似淳于伯之被刑時年七十三顯達在江州遇疾
不療之而差意甚不悅是時連冬大雪鼻首朱雀而雪不

集諸子皆伏誅

張敬兒南陽冠軍人也父醜為郡將軍官至節府參軍敬
 兒年少便弓馬有膽氣好射猛獸發無不中南陽新野風
 俗出騎射而敬兒尤多膂力稍宦盡蠻行參軍隨郡人
 劉胡伐襄陽諸山蠻深入險阻所出皆破又擊胡陽蠻官
 軍引退敬兒單馬在後賊不能抗陽王休祐鎮壽陽求
 善騎射士敬兒及襄陽俞湛應選敬兒善事人遂見寵為
 長兼行參軍泰始初隨府轉驃騎參軍署中兵領軍討義
 嘉賊與劉相拒於鵠尾洲啓明帝乙本郡事平除南陽
 太守敬兒乙襄陽府將也家貧每乙假輒備賃自給嘗

為城東吳泰家檐水通泰所愛好事發乙被泰殺逃賣棺
 材中以蓋加上乃免及在鵠尾洲啓明甲云泰以絲助雍
 州刺史袁粲為弩弦黨同逆若事平之日乞其家財帝許
 之至是以籍吳氏唯家人保身得出僮役財貨直數千萬
 敬兒皆有之先所通婢即以為妾後為越騎校尉桂陽王
 事起隸齊高帝頓新亭賊矢石既交休範白服乘輿步樓
 下敬兒與黃回白高帝求詐降以取之高帝曰卿若辦事
 當以本州相賞敬兒相與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
 喜召至輿側致高帝密意休範信之回目敬兒敬兒
 奪取休範防身刀斬之其左右百人皆散敬兒持首歸新

亭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高帝置酒謂敬兒曰非卿之功無今日安帝以敬兒人位既輕不欲使便為襄陽重鎮敬兒求之不已乃微動高帝曰沈攸之在荊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防之恐非公之利也帝笑而無言乃除雍州刺史加都督封襄縣侯部泊沔口敬兒乘舫艦過江詣晉熙王燮中江遇風船覆左右丁壯者各泗水走餘二小吏沒船下求敬兒救敬兒兩掖挾之隨船仰得在水上如此翻覆行數十里方得迎接失所持節更給之至鎮厚結攸之得其事迹密白高帝終無二心又與攸之司馬劉攘兵情款及蒼梧廢敬兒疑攸之當因此起兵密問攘

兵所言寄敬兒馬銜一佳又敬兒乃為備昇明元年冬攸之乃遣使報敬兒勞接周主為設食訖列仗於聽事前集部曲頓攸之下當襲江陵敬兒告變使至高帝不為發號鎮軍將軍改督攸之至郢城敗走其子元琰與長史江入別駕傅宣等還江陵敬兒軍至白水元琰聞城外呼喚謂是叫聲恐懼欲走其夜又宣開門出奔城潰元琰奔寵洲見殺敬兒至江陵誅攸之親黨沒入其財物數十萬善者悉以入私送臺者百不一焉攸之於湯渚村自經死居人送首荊州敬兒使捕擊之蓋以青織徇諸市郭送建鄴進爵為公敬兒在雍州貪殘人間一物堪用莫不奪

取於襄陽城西起宅聚物貨宅大小殆侔襄陽又欲移于
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置臺網紀諫曰此羊太傅遺德不宜
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及齊受禪轉侍中中軍將
軍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置佐史高帝崩遺詔加開府
同三司於家竊泣曰官家大老天子可惜太子年少尚武
所不及也及拜王敬別戲之呼為褚彥回敬兒曰我為上
所得終不能作華林閤勳也敬則甚恨焉初敬與靈寔有
妻毛氏生子道門而嚮里尚氏女有色貌敬悅之毛氏
毛氏而納尚氏為室乃居三司尚氏猶居舊宅
外出乃迎家口悉下至都啓武帝不蒙勞
心九心自疑

及垣崇祖死愈恐懼性好卜術信夢尤甚初征荊州每見
諸將帥不遑有餘計唯叙夢云未貴時夢居村中社樹欵
高數十丈及在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天以此誘說部曲
自云貴不可言由是不自測量無知又使於鄉里為謠言
使小兒輩歌曰天子在何處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誰非
猪如是狗敬兒家在冠軍宅前有地名赤谷既得開府又
望班劍語人曰我車邊猶少班蘭物敬兒長自荒遠少習
武事既從容都下又四方寧靖益不得志其妻尚氏亦曰
吾昔夢一手執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徽中夢一髀執如
火君得本州建元中夢半體執尋得開府今復舉體執矣

以告所親言其妻初夢次夢又言今舉體熱矣聞人聞其
言說之事達武帝敬兒又遣使與蠻中交關武帝疑有異
志永明元年敕朝臣華林八閔齋於坐收敬兒初左右雷
仲顯常以盈滿誠敬兒不能從至知有變抱敬兒泣敬兒
脫冠貂投地曰用此物誤我及子道門道暢道休並伏誅
少子道慶見宥後數年上與豫章王疑三日曲水內宴舩
艫船流至御坐前覆沒上由是言及敬兒悔殺之敬兒始
不識書及為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初徵為護軍乃潛
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竊窺笑焉將
拜三司謂其妻嫂曰我慧奴府開黃閣因口自為鼓聲初

得鼓吹羞便奏之於新林姥廟為妾祈子初口自稱
三公其鄙俚如此始其母於田中卧夢太子有角舐之已
而有娘而生敬兒故初名苟兒又生一子因苟兒之名復
名猪兒宋明帝嫌苟兒名鄙改為敬兒故猪兒亦改為恭
兒位正貞郎謝病歸本縣常居上保村不肯出仕與居人
不異與敬兒愛友甚篤及聞敬兒女走入蠻後首出原其罪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也祖構奉朝請父系之州
別駕慧景少有志業仕宋為長水校尉齊高帝在淮陰慧
景與宗人祖思同時自結及高帝受禪封樂安縣子為都
督梁南秦二州刺史永明四年為司州刺史母喪詔起復

本任慧景每罷州輒傾資獻奉動數百萬武帝以此嘉之
十年為都督豫州刺史鬱林即位慧景以少主新立密與
魏通朝廷疑之明帝輔政遣梁武帝至壽春安慰之慧景
密啓送誠勸進建武四年為度支尚書領太子左率東昏
即位為護軍時輔國將軍徐世標專權號令慧景備員而
已帝既誅戮將相舊臣皆盡慧景自以年宿位重轉不自
安及裴叔業以壽陽降魏即授慧景平西將軍假節侍中
護軍如故率軍水路征壽陽軍頓白下將發帝長圍屏除
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樓上召慧景騎進圍內無一人
自隨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出至曰下甚喜曰頸非復

小臣等所排也為直閣將軍慧景密與之期時江夏王寶玄鎮京口聞慧景北行遣左右余文興說之曰朝廷
尋小言害忠賢江劉徐沈君之所見身雖曾衛亦不
成君今段之舉有功亦死無功亦死欲何求所
不獲不奇矣今擁強兵北取廣陵收吳楚勁卒身舉州以
應軍大功如反掌耳慧景常不自安聞言響應于時廬
王長蕭寅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慧景以寶玄事告
恭祖恭祖先無宿契口雖相和心實不同還以事告寅共
為閉城計寅心謂恭祖與慧景同謂曰廢昏立明人情所
樂寧可違拒恭祖猶執不同俄而慧景至恭祖閉門不敢

出慧景知其異已泣數行而去中兵參軍張慶延明巖卿等勸慧景襲取廣陵及密遣軍主劉靈運間行突入慧景俄係至遂據其城子覺至仍使領兵襲京口寶玄本謂大軍併來及見人少極失所望拒覺擊走之恭祖及覺精兵八千濟江恭祖心本不同反至蒜山欲斬覺以軍降京口事既不果而止覺等軍器精嚴柳澄沈佺等謂寶玄曰崔護軍威名既重乃誠可見既已唇齒忽中道立異彼以樂歸之衆亂江而濟誰能拒之於是登北固樓並千蠟燭為烽火舉以應覺帝聞變以右衛將軍左興盛假節督都下水陸衆軍慧景傳二日便率大軍一時俱濟江趣京口寶

玄仍以覺為前鋒恭祖次之慧景領大軍為衆軍節度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百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船中慧景禽殺之慧景稱宣德皇后令廢帝為吳王時柳澄別推寶玄恭祖為寶玄羽翼不復承奉慧景嫌之巴陵王昭胄先逃人間出投慧景意更向之故猶豫未知所立此聲頗泄燈恭祖始貳於慧景又恭祖勸慧景射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多不從其計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先是衛尉蕭懿為豫州刺史自歷陽步道征壽陽帝遣密使懿率軍主胡松李居士等自採石濟岸頓越

南史列傳三十五
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軍令不得度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不許恭祖請擊義師又不許乃遣丁覺將精甲數千人度南岸義師昧旦進戰覺大敗慧景人情離沮恭祖頓軍與皇寺於東宮掠得女妓兒來逼奪由是忿恨其夜崔恭祖與驍將劉靈運詣城降慧景乃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度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為拒戰城內出盪殺數百人慧景餘衆皆奔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軍旅散在都下不為營壘及走衆於道稍散單馬至蟹浦投漁人太叔榮之榮之故為慧景門人時為蟹浦戍謂之曰吾以樂賜汝汝為吾覓酒既而為

榮之所斬以頭內鮑籃中檜送都恭祖者慧景宗人驍果便馬稍氣力絕人頻經軍陣討王敬則與左興盛軍容表文曠爭敬則首訴明帝曰恭祖禿馬絳衫手刺倒敬則故文曠得斬其首以死易勲而見枉奪若失此勲要當刺殺左興盛帝以其勇健謂興盛曰何容令恭祖與文曠爭功慧景平後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覺亡命為道人見執伏法覺弟偃年十八便身長八尺博涉書記善蟲篆為始安內史藏竄得免和帝西臺立以為寧朔將軍中興元年詣公車尚書申寃言多指斥尋下獄死先是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為丈夫粗知圍碁解文義徧游公卿仕至揚州議

曹叅事事發明帝驅令還東還始作婦人服而去歎曰如此伎還之為老嫗豈不惜哉此人妖也陰而欲為陽事不果故泄敬則遙光顯達慧景之應也舊史裴叔業有傳事終于魏今略之云

論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終身名者豈唯不任職事亦以繼奉章明心存正嫡王陳拔迹奮飛則建元永明之運身極鼎將則建武永元之朝勲非往時位踰昔等禮授雖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政亂危亡慮及舉手扞頭人思自免干戈既用誠淪犯上之跡敵國起於同舟况又踈於此也敬兒挾震主之勇當烏盡之運內惑邪孽跡涉覬覦其至誠亡亦其理也慧景以亂濟亂能無及乎

列傳第三十五

南史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六

南史四十六

李

延壽

李安人

子元履

戴僧靜

桓康

焦度

曹武

子再宗

呂安國

周山圖

周盤龍子奉叔

王廣之

子珍張齊

李安人蘭陵承人也祖疑衛軍將軍父欽之薛令安人少有大志常拊髀歎曰大丈夫處世富貴不可希取三將五校何難之有隨父在縣宋元嘉中縣被魏剋安人尋率部曲自拔南歸明帝時稍遷武衛將軍領水軍討晉安王子

勛所向剋捷事平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擣捕官賭
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
安人少時貧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
子交手共戲至是安人尋此人不知所在後為廣陵太守
行南兗州事齊高帝在淮陰安人遙相結事元徽初除司
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及桂陽王休範起事安人遣軍援都
建平王景素起兵安人破其軍於葛橋景素誅留安人行
南徐州事城局參軍王回素為安人所親盜絹二匹安人
流涕謂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乃卿負我也於
是門斬之厚為斂祭軍府皆震服轉東中郎司馬行會稽

郡事時蒼梧縱虐齊高帝憂迫無計安人白高帝欲於東
奉江夏王躋起兵高帝不許乃止高帝即位為中領軍封
康樂侯自宋泰始以來內外頻有賊寇將帥以下各慕部
曲屯聚都下安人上表以為自非淮北常備其外餘軍悉
皆輸遣若親近宜立隨身者聽限人數上納之故詔斷眾
募時王敬則以勳誠見親至於家國密事上唯與安人論
議謂曰署事有卿名我便不復細覽也尋為領軍將軍魏
攻壽春至馬頭詔安人禦之魏軍退安人泚淮進壽春先
是宋時亡命王元初聚黨六合山嶧大號自云垂手過膝
州郡討不能禽積十餘年安人生禽之斬建康市高帝崩

遺詔加侍中武帝即位為丹楊尹遷尚書左僕射安人時
屢啓密謀見賞又善結尚書令王儉故世傳儉啓有此授
尋上表以年疾求退為吳興太守於家載米往郡時服其
清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軀下牛
安人奉佛法不與神牛著教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關齊俄
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為李公牛家安人尋卒世以神為崇
謚肅侯子元履幼有操業甚閑政體為司徒竟陵王子良
法曹參軍與王融游狎及王融誅鬱林敗元履隨右衛將
軍王廣之北征密令於北殺之廣之先為安人所厚又知
元履無過甚擁護之會鬱林敗死元履拜謝廣之曰二十

二載父母之年自此以外丈人之賜也仕梁為吳郡太守
度支尚書衛廣青異四州刺史

戴僧靜會稽永興人也少有膽方便弓馬事刺史沈文秀
俱被魏虜後將家屬叛還淮陰齊高帝撫畜常在左右後
於都私齋錦出事發繫南兗州獄高帝遣薛深餉僧靜酒
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靜與獄吏飲酒及醉以刀刻械手
自折鎖發屋而出歸高帝帝匿之齋內以其家貧年給穀
千斛會魏軍至僧靜應募出戰單刀直前魏軍奔退又追
斬三級時天寒甚乃脫衣口銜三頭拍浮而還沈攸之事
起高帝入朝堂遣僧靜將腹心先至石頭經略袁粲時蘇

烈據倉城門僧靜射書與烈夜縋入城燔登城西南門列
燭火坐臺軍至射之火乃滅回登東門其黨孫曇瓘驍勇
善戰每盪一合輒大殺傷官軍死者百餘人軍主王天生
殊死拒戰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有流星赤色照地墜城中
僧靜率力攻倉門手斬燔於東門外軍燒門入以功除前
軍將軍寧朔將軍高帝即位封建昌縣侯位太子左衛率
武帝踐阼出為北徐州刺史買牛給貧人令耕種甚得荒
情後除南中郎司馬淮南太守永明八年巴東王子響殺
僚佐武帝召僧靜使領軍向江陵僧靜面啓上曰巴東王
年少長史司馬捉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

人有何大罪今急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臣不敢
奉敕上不荅而心善之徙廬陵王中軍司馬高平太守卒
謚壯侯

桓康北蘭陵承人也勇果驍悍宋大明中隨齊高帝為軍
容從武帝在贛縣泰始初武帝起義為郡所繫衆皆散康
裝檐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
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等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武帝
郡追兵急康等死戰破之隨武帝起兵摧堅陷陣旅力絕
人所經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
形於寺中病重者寫形帖著牀壁無不立愈後除襄賁令

桂陽王休範事起康棄縣還都就高帝會事已平除其外
郎元徽五年七月六日夜少帝微行至領軍府帝左右人
曰一府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夕欲一處作適待明
日夜康與高帝所養健兒盧荒向黑於門間聽得其語明
旦王敬則將帝首至扣府門康謂是變與荒黑拔白刃欲
出仍隨高帝入宮高帝鎮東府除武陵王中兵寧朔將軍
帶蘭陵太守常銜左右高帝誅黃回回時為南兖州部曲
數千欲收恐為亂召入東府停外齋使康數回罪然後殺
之時人為之語曰欲俯張問桓康除後軍將軍直閤將軍
南濮陽太守建元元年封吳平縣侯高帝謂康曰卿隨我

日久未得方伯亦當未解我意正欲與卿先共滅虜耳三
年魏軍動康大破魏軍於淮陽武帝即位卒於驍騎將軍
焦度字文績南安氏也祖文珪避難居仇池宋元嘉中裴
方明平楊難當度父明與千餘家隨居襄陽乃立天水郡
略陽縣以居之度少有氣幹便弓馬孝武初青州刺史顏
師伯出鎮滑臺度領幢主送之與魏豹皮公遇交槊鬪豹
皮公墮地禽其具裝馬手殺數十人師伯塔孝武稱度氣
力弓馬竝絕人帝召還充左右見度形狀謂師伯曰此真
健人也補晉安王子勛夾轂隊主隨鎮江州子勳起兵以
度為龍驤將軍為前鋒所向無不勝事敗逃官亭湖為賊

朝廷聞其勇甚患之使江州刺史王景文誘降之景文以
為已鎮南參軍領中軍直兵厚待之隨景文還都常在府
州內景文被害夕度大怒勸景文拒命景文不從明帝不
知也以度武勇補晉熙王燮防閣隨鎮夏口武陵王贊代
燮為州度仍留鎮為替前軍參軍沈攸之事起轉度中
軍齊高帝又使假度輔國將軍屯騎校尉轉右將軍度
容貌壯醜皮膚若漆質直未訥口不能出言晉熙王燮
主周彥與度俱在郢州彥有左右人與度父同名彥常呼
其名使役之度往忿呵彥彥曰汝知我諱明而恒呼明何
也及在郢城尤為沈攸之所忿攸之大眾至夏口將直下

都留偏兵守郢而已度於城樓上肆言罵辱攸之至自發
露形體穢辱之故攸之怒改計攻城度親力戰攸之眾蒙
猶將登度令投以穢器賊眾不能冒後呼此樓為焦度樓
事寧度功居多封東昌縣子東宮直閣將軍還都為貴戚
追叙郢城時褻露穢褻之事其戇如此為人朴澁欲就高
帝求州比及見竟不涉一語帝以其不閑政事竟不用後
求竟陵郡不知所置辭親人授之辭百餘言度習誦數
日皆得上口會高帝復行石頭城度於大眾中欲自陳臨
時卒
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帝笑曰卿
何憂無食即賜米百斛建元四年乃除淮陽太守性好酒

醉輒暴怒上常使人節之年雖老而氣力如故除游擊將軍卒

曹武字士威下邳人也本名虎頭齊高帝鎮東府使武與戴僧靜各領白直三百人後為屯騎校尉帶南城令石頭平封羅江縣男及高帝受禪改封監利縣武帝即位累遷驍騎將軍帝以虎頭名鄙敕改之鬱林即位進號前將軍隆昌元年為雍州刺史建武二年進爵為侯東昏即位為前將軍鎮軍司馬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反武領軍屯青溪大橋事寧轉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武形幹甚毅善於誘納悅節在雍州致見錢七千萬皆厚輪大郭他物稱是馬

八百匹僕妾蔬食膳無膏腴嘗為梅蟲兒茹法珍設女伎金翠曜服器服精華蟲兒等因是欲誣而奪之人傳武每好風景輒開庫招拍張武戲帝疑武舊將領兼利其財新除未及拜遇誅及收兵至歎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政欲取吾財貨殺女耳恨令眾輩見之諸子長成者皆見誅唯子世宗兄弟三人未冠繫尚方梁武帝兵至得免武雖武士頗有知人鑒梁武及崔慧景之在襄陽于時崔方貴盛武性儉嗇無所餉遺獨饋梁武謂曰卿必大貴我當不及見今以弱子相託每密送錢物并好馬時帝在戎多乏就武換借未嘗不得遂至十七萬及帝即位忘其惠

天監二年帝忽夢如田塍下行兩邊水深無底夢中甚懼
忽見武來負武帝得過曰卿今為天下主乃爾忘我顧託
之言邪我兒飢寒無衣昔所換十七萬可還其市宅帝覺
即使主書送錢還之使用市宅子世澄世宗並蒙抽擢三
二年間迭為大郡世宗性嚴明頗識兵勢未遂封侯富顯
歷位太子左衛率卒贈左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諡曰壯侯
呂安國廣陵人也宋大明末以將領見任隱重有幹局為
劉劭所稱泰始二年為勳軍副征殷琰以功封鍾武縣男
累遷兗州刺史及沈攸之事起齊高帝以安國為湘州刺
史建元元年進爵為侯轉右衛將軍加給事中後改封湘
鄉侯武帝即位累遷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安國欣有文
授謂其子曰汝後勿袴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為朱衣
官也歷都官尚書太子左率領軍將軍安國累居將率在
朝以宿舊見遇尋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給扶永明
八年卒謚肅侯

周山圖字季寂義興義鄉人也家世寒賤年十五六氣力
絕衆食噉恒兼數人鄉里獵戲集聚常為主帥指麾處分
皆見從不事產業恒願為將雖勇健而
甚拙謹直少言不嘗說人短長與人周旋皆白首
元嘉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臺符取健兒山圖應募領白

馬於書題

衣隊主軍功除貞外郎加振武將軍及鎮軍將軍張永侵
魏山圖領二千人迎運至武原為魏軍所追合戰多傷殺
魏軍稱其勇呼為武原將及永軍大敗山圖收散卒守下
邳城還除給事中穴從僕

山圖好酒多失明

帝數加怒誚後遂自改累遷江州太守時盜發桓溫冢大
獲寶物客竊取以遺山圖山圖不受簿以還官遷左中郎
將齊高帝輔政山圖密啓沈攸之曰有異圖宜為之備帝
笑而納之攸之事起武帝為西討都督啓山圖為軍副攸
之攻郢城武帝令山圖量其形勢山圖曰攸之為人性度
險刻無以結固士心如頓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為離散之

漸耳及攸之敗高帝謂曰周公前言可謂明於見事矣建
元元年封晉興縣男武帝踐祚遷竟陵王鎮北司馬帶南
平昌太守以益城之舊出入殿省甚見親信義鄉縣長風
廟神姓鄧先經為縣令死遂發靈山圖啓乞加神位輔國
將軍上荅曰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階級為轉黃門郎領羽
林監四廂直衛山圖於新林立墅舍晨夜往還上謂曰卿
罷萬人都督而輕行郊外自今往墅可以仗身自隨以備
不虞及疾上手敕問疾尋卒年六十四

周盤龍北蘭陵人也膽氣過人尤便弓馬宋泰始中以軍
功封晉安子元徽二年桂陽構難盤龍時為穴從僕射隨

齊高帝頓新亭稍至驍騎將軍改封池陽侯高帝即位進
號右將軍建元元年魏攻壽春以盤龍為軍主假節助豫
州刺史垣崇祖拒魏大破之上聞之喜下詔稱美送金釵
以二十枚與其愛妾杜氏手敕曰餉周公阿杜明年魏攻
淮陽圍角城先是上遣軍主成買戍角城辭於王儉曰今
段之行必以死報衛門蓬戶不朱斯白小人弱息當得一
子儉問其故荅曰若不殺賊便為賊殺弱息不為世子便
為孝子孝子則門加素堊世子則門施丹赭至是買被圍
上遣領軍將軍李安人救之救盤龍率馬步下淮陽就李
安人買與魏拒戰手所傷殺無數晨起手中忽有數升血

其日遂戰死首見斬猶尸據鞍奔還軍然後僵盤龍子奉
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軍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二
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筋馳馬奮稍直奔魏陣
自稱周公來魏人素畏盤龍驍名莫不披靡時奉叔已大
殺魏軍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東西觸擊魏軍莫敢當奉
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榮攬數萬人魏
軍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形甚羸而臨軍勇果諸
將莫逮永明五年為大司馬加征虜將軍濟陽太守武帝
數講武嘗令盤龍領馬軍校騎驃稍後以疾為光祿大夫
尋出為兗州刺史進爵為侯角城戍將張蒲與魏潛通因

大霧乘船入清中採稚載魏人直向城東門坐為有司所
奏詔白衣領職八坐尋奏復位加領東平太守盤龍表年
老才弱不可鎮邊求解職見許還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
武帝戲之卿著貂蟬何如堯整盤龍曰此貂蟬從堯整中
生耳尋病卒年七十九子奉叔勇力絕人少隨盤龍征討
所在暴掠為東宮直閣將軍鬱林在西州奉叔密得自進
及即位與直閣將軍曹道剛為心膂奉叔善騎馬帝從其
學騎尤見親寵得入內無所忌憚陵轢朝之就司空王敬
則換米二百斛敬則以百斛與之不受敬則大懼乃更餉
二百斛并金鉛等物敬則有一內妓帝令奉叔求奉叔不

通逕前從者執單刀皆半拔敬則跣走入內既而自計不
免乃出遥呼奉叔曰弟那忽比顧奉叔宣旨求妓意乃得
釋與基母珍曹道剛朱隆之共相脣齒煽弄威權奉叔常
翼單刀二十口出入禁園既無別詔比衛莫敢訶每語人
云周郎刀不識君求武帝御角及輿并求御仗以給左右
事無不從又求黃門郎明帝作輔固執不能得乃令蕭謀
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為外鎮樹腹心又說奉叔以方伯之
重奉叔納其言隆昌元年出為青冀二州刺史奉叔就帝
求千戶侯帝許之明帝以為不可忽謂蕭謀曰若不能見
與千戶侯不復應減五百戶不爾周郎當就刀頭取辦耳

既而封曲江縣男奉叔大怒於衆中攘刀厲目切齒明帝
說諭乃受及將之鎮明帝慮其不可復制因其早入引往
後堂執送廷尉盡之

王廣之字士林一字林之沛郡相人也少好弓馬便捷有
勇力初為馬隊主隨劉劭征殷琰兵既盛而合肥成又阻
兵為寇劭宣令軍中求征合肥者以大郡賞之廣之曰若
得將軍所乘馬則能制之劭幢主皇甫肅謂劭曰廣之敢
奪節下馬可斬劭曰觀其意必能立功即推鞍下馬與之
及行合肥果拔劭大賞之即擢為軍主廣之於劭前詣肅
曰節下若從卿言非唯斬壯士亦自無以平賊卿不賞才

乃至此邪廣之由此知名初封蒲圻子肅有學術善舉止
廣之亦雅相推慕劭亡後肅更依廣之廣之盛相賞接啓
武帝以為東海太守不念舊惡如此廣之後以征伐功位
給事中冠軍將軍改封寧都縣子齊高帝廢蒼梧出廣之
為徐州刺史鍾離太守沈攸之事起廣之留都下豫平石
頭仍從高帝頓新亭高帝誅黃回回弟駟及從弟馬兄子
奴亡逸高帝與廣之書曰黃回雖有微勳而罪過轉不可
容近遂啓請御大小二輿為刺史服飾吾乃不惜為其啓
聞政恐得輿復求畫輪車此外罪不可勝數弟自悉之今
啓依法令廣之於江西搜捕駟等建元元年進爵為侯武

帝即位累遷右衛將軍散騎常侍前軍將軍延興元年為
豫州刺史豫廢鬱林後拜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進應城縣
公建武中位侍中鎮軍將軍給扶後卒贈車騎將軍諡壯公
子珍國字德重仕齊為南譙太守有能名時郡境苦飢乃
發米散財以振窮乏高帝手敕云卿愛人活國甚副吾意
求明初遷桂陽內史討捕賊盜境內肅清罷任還都路經
江州刺史柳世隆臨渚餞別見珍國還裝輕素歎曰此真
良二千石也還為大司馬中兵參軍武帝雅相知賞謂其
父廣之曰珍國應堪大用卿可謂老蚌也廣之曰臣不敢
辭帝大笑帝并歎曰晚代將家子弟如珍國者少矣累遷

擊將軍父憂去職建武末魏軍圍司州明帝使徐州刺
史裴叔業攻拔渦陽以聲援起珍國為輔國將軍助焉
魏將楊大眼大衆奄至叔業懼棄軍走珍國率其衆殿故
不至大敗及會稽太守于敬則反珍國又率衆拒之永元
中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梁武起兵東昏召珍國以衆
還都使出屯朱雀門為茂所敗乃入城密遣郝纂奉明
鏡獻誠於梁武帝帝斷髮以報之時侍中衛尉張稷都督
衆軍珍國潛結稷腹心張齊要稷稷許之十二月丙寅旦
珍國引稷於衛尉府勒兵入自雲龍門殺東昏於內殿與
稷會尚書僕射王亮等於西鍾下使國子博士范雲等奉

東昏目歸梁武後因侍宴中曰卿明鏡尚存昔金何在珍國曰黃金謹在臣肘不敢入墜歷位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封瀋陽侯遷都官尚書初珍國自以廢殺東昏意望台鼎先是出為梁秦二州刺史入心常鬱快酒後於坐啓云臣近入梁山便哭帝大驚曰若哭東昏則已晚若哭我我復未死珍國起拜謝竟不坐坐即散因此踈退久方有此進天監五年魏任城王澄攻鍾離帝遣珍國為援因問討賊方略對曰臣常患魏衆少不苦其多武帝壯其言乃假節與衆軍同赴魏軍退班師又出為南秦梁二州刺史會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州降魏珍國步道出魏與將襲之

論曰宋氏將季亂離曰兆家懷逐鹿人有異圖高帝觀寰深視將符興運李安人戴僧靜桓康焦度曹武呂安國周山圖周盤龍王廣之等或早見誠款或備盡心力或受委方面或功成麾下其所以自致榮寵夫豈徒然蓋亦驗人心之有歸樂推之非妄也語云勇而無禮則亂觀夫奉叔取進之道不亦幾於亂乎其致屠戮亦其宜矣珍國明鏡雖在而斷金莫驗報罵之義理則宜然台輔之異其何爽也張齊人位本下志望易充績實所莅其殆優也

國史

國史列傳三十六

七

